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十六

七十六回

割喉纏北俠擒惡霸

對道辨

且說馬強担了一天擔怕到了晚間見毫無動  
覺寬慰對眾人說道今日白白等了一天並沒有

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眾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個老  
頭子有多大氣脈連唬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罷眾  
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也不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  
個太守也就不聞不問焉有此理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  
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裡却不言語一個是小  
諸葛沈仲元瞧着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剩  
下些渾蟲糊塗糲子渾吃渾喝不說理順着馬強的竿兒

往上爬一味的抱粗腿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于九霄  
 雲外端起大杯來哈哈大笑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便  
 起身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沒笑  
 強笑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又  
 提撥着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裡照應馬強更覺歡  
 喜喝茶談話不多時已交二鼓馬強將大衫脫去郭氏也  
 把簪環卸了脫去裙衫二人剛要進帳安歇忽見軟簾忽  
 的一響進來一人光閃閃碧睛暴睛冷森森寶刀生輝惡  
 賊一見骨軟筋酥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  
 不許高聲惡賊便不敢言語北俠將帳子上絲絛割下來  
 將他夫婦捆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

雙手拍拍拍一陣亂拍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  
他等眾人皆是在瘟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北俠引着王愷  
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聽  
拍掌爲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跟了北俠來至臥室北  
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凶犯待我退了衆賊咱們方好  
走路說話聞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了鬚從  
牕下經過見屋內毫無聲響撕破牕紙一看見馬強郭氏  
俱各細綁在地只唬的膽裂魂飛忙忙的告訴了衆了鬚  
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衆寇伸手大聖鄒車病太歲  
張華聽了帶領衆光棍各持兵刃打着亮子跟隨姚成往  
後面而來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裡持定寶刀專等退賊衆

人見了誰也不敢向前這個說好大身量那個說熊那刀有多亮必是鋒鏘兒快這個叫賢弟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你幫幫哥哥一把兒那個喚仁兄你在前面虛招架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鄧車道你等不要如此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弦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扇着只見發一彈來北俠用刀往回裡一磕只聽當啷一聲那邊窺賊之中有個先嚙啣了一聲道打了我了鄧車連發北俠連磕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尤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磕的彈子就猶如打嘔的一般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也有磕丟了的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

從傍邊溜過去。嗖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提防。見刀臨近。用刀往對面一削。噹的一聲。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這一下。也把小子戮了一個窟窿。眾賊見了。亂嚷道了不得了。祭起飛刀來了。這可不是頑的呀。我可了不了。不是他的。個兒趁早兒躲開罷。別叫他做了活七。言八語。只顧亂嚷。誰肯上前開的一聲。俱各跑回招賢館。將門牕戶。壁關了個結實。連個大氣兒也不放出。要咳嗽。俱用袖子握着嘴。藤子裡斃着。不敢點燈。全在黑影兒裡坐着。此時黑妖狐。響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裡。瞭高瞧到熱鬧之處。不由暗暗叫好。艾虎見北俠用寶刀。儘

那彈子迅速之極只樂得他抓耳撓腮暗暗誇道好本事好目力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又樂的他手舞腳踏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見衆人一闕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強如何說被道已將他夫妻拿獲智爺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卽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智化又我着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姚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止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彷彿護送員外一般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遙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氣一路上與他說話

他又乖滑的狠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他老人家疼愛方習學了些武藝這也是小孩子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爺道令徒狠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螟蛉賢弟以爲何如智化尙未答言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艾虎原有此意如今伯父既有這此心更是孩兒的造化了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爲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甚麼草率不草率只要心真義真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艾虎爬起來快樂非常智化道只顧你磕頭認父如怎被他們落遠了快



些趕上要緊艾虎道這值甚麼呢只見他一伏身喫喫喫  
啖登時不見了北俠智化又是歡喜又是讚美二人也就  
往前趨步看看天色將曉馬強背剪在馬上塞着口又不  
見言語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俱是犯勢的情由說不  
得只好捨去性命咬定牙根全給他不應那時也不能把  
我怎樣的的眼似鑿鈴左觀右看就見智化跟隨在後還  
有艾虎隨來肩頭背定包裹馬強心內嘆道招賢館許多  
實朋如今事到臨頭一個個畏首畏尾全不想念交情只  
有智賢第一人相送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可憐艾虎  
小孩子天真爛漫他也跟了來還背着包袱想是我應換  
的衣服若能殺回去倒要多疼他一番他那裡知道他師

徒另存一番心呢。北俠見離府衙不遠，便與智爺艾虎然住脚步。北俠道：賢弟，你師徒意欲何往？智爺道：我等要上松江府菜花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昆仲，務必代劣兒致意。智爺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裡來的，不久原為到杭州遊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既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兒只得在此耽延幾時，俟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再言招賢館的眾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大

家暗暗商量就有出主意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裡去又有說上襄陽去決少盤費如何是好又有說向郭氏嫂嫂借貸去又有說他丈夫被人拿去還肯借給咱們盤川叫奔別處去麼又有說陰功話的依我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眾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喇一聲喊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強陷害平民刻薄成家理無欠享先搶了他的家私洩眾恨說到搶字一擁齊入此時郭氏多虧了了貴們鬆了那縛哭數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理還敢出声只用被蒙頭亂抖在一處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方敢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拋翻在地自己慢慢起來因林

下有兩個了。贊藏躲將他三人喚出戰。戰兢兢方將美婦  
婆子尋來到了天明仔細查看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  
飾衣服等物別樣一槩沒動立刻喚進姚成那知姚成從  
半夜裡逃在外邊巡風見沒甚麼動靜等到天明方敢出  
頭仍然溜進來恰巧喚他他便見了郭氏商議寫了失單  
井聲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杖姚成急急報  
呈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苦少凶多須早早稟知叔父  
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  
井失單俱各封妥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且說王愷張  
雄將馬強解到倪太守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  
兩案惡賊皆言他三人欠債不還自己情愿以女爲質并

無搶掠之事又問他爲何將本府誰到家中摺任地牢內馬強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莊內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誑去又說指在地牢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似此以大壓小前問法小人實實吃罪不起倪太守大怒吩咐打這惡賊一邊掌了二十嘴巴鮮血直流問他不招又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具馬強當面對質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原以女爲質并無搶掠的情節正在審問之間忽見縣裡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乃北陝帶領差役明火執杖搶去各物現有原遺失單呈閱太守看了心中納悶我看義士歐陽春決不至于如此其中

或有別項情弊吩咐暫將馬強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原  
案朱煥章留在衙中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不多時  
二人來至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強他二人便  
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東西物件你  
等可曾混動王愷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  
池那裡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道你等固  
然不能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安王張二人道大老爺只  
管放心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俱是小人們訓練出  
來的但凡有黠毛手毛腳的小人決不用他太守點頭道  
只因馬強家內失盜如今縣內呈報前來你二人暗暗訪  
查訪查回來稟我知道王張領命去了太守又叫倪忠請

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淚流滿面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朱煥章更覺傷心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仙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朱煥章反悲爲喜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餘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隨着楊子江的江岔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惟恐暴露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殯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爲將來認屍之証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

藏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至寶太守何  
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已然落下淚來朱煥章不解其意只  
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  
邊哭一邊將裡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兩枝合來恰  
恰成爲一朵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  
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痛哭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  
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畧說大槩朱先生方纔明白連忙  
勸慰太守道此乃珠還璧返大喜之兆且無心中又得了  
先大人的歸結下落雖則可悲其實可喜太守聞言纔止  
悲痛復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倪忠暗  
暗一力撿撥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爲



媒真是千里婚姻一綫牽定太守亦甚愿意因此倪忠就託王鳳山爲冰人向朱先生說了朱公樂從慳然許允三鳳山又託了倪忠何翟九成說歸娘與兒子聯姻親上作親翟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菴見了娘親就言二事俱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所卽便遷葬父親靈柩拿獲仇家報仇雪恨俟諸事已畢再與絳貞完姻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粧逢俠客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險些兒叫太守含冤你道如何因由京師下一套文書言有馬強家

人挑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詭言良民結連  
大盜明火執仗今奉旨馬強提解來京交大理寺嚴訊太  
守倪繼祖暫行解任一同來京歸案備質倪太守遵奉來  
文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卽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  
倪太守將衆人遞的狀子案卷俱各帶好止于派長班二  
人跟隨來京一日來至京中也不到開封府因包公有師  
生之誼理應迴避就在大理寺報到文者大人見此案人  
証到齊便帶馬強過了一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  
時一味口刁說太守不理民詞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夤  
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尙未弋獲等詞文大人將馬強帶  
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倪太守一一將前

事說明如何接狀如何私訪被拿兩次多虧難女朱絳貞  
義士秋陽春答救又如可捉拿馬強惡賊他家招賢館  
窩藏眾寇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如何升堂審訊  
惡賊狡展不應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望乞大人  
明鑒詳查卑府不勝感幸文彥博聽了說請太守且日歇  
息俟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眾人遞的兇呈看了一  
番立刻又叫帶馬強等件問去皆有強辭狡展文大人暗  
諸道這厮明仗着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纔橫了心不肯  
招承惟有北俠打劫一事真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作個  
硬証這廝方能服輸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又叫人請太  
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

行俠尚義人皆稱他爲北俠就光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  
一樣文彥博道如此說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此  
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妥他現在那裡倪繼祖道大約遺  
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我明白先將大槩情形覆奏看  
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至嶽神廟好好看待次日文  
大人遞摺之後聖旨卽下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  
拿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看見公公包公吩咐了  
許多言語白玉堂一領命辭別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  
王堂殘行飲酒之間四爺蔣平道玉弟此一去見了北俠  
意欲如何白玉堂道小弟奉旨拿人見了北俠自然是素  
公辨理焉敢徇情蔣平道遵奉欽命理之當然但北俠乃

尚義之人五弟若見了他公然以欽命自居惟恐歐陽春  
不受欺侮反剝費了週折白王堂聽了有些不而順沒奈  
何問道依四哥怎麼樣呢蔣爺道依劣兄的主意五弟到  
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却  
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  
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抗  
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己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理相感也  
必安妥穩穩隨你來京決不費事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  
肯來京到費了事丁五弟聽了暗笑蔣爺軟弱嘴裡却說  
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作當白福備了馬  
匹拴好行李告別衆人盧方又請請囑咐路法小心到了

杭州就接你四哥主意辦理五爺只得答應展命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白五爺執手道請慢慢步履而行出了城門主僕二人方扳鞍上馬竟奔杭州而來在路行早無非曉行夜宿渴飲饑餐八個大字沿途無事可記這一日來至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也不見官止于報到一來奉旨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不准盤張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只得自己喬粧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摺扇搖搖擺擺出了店門時值殘春剛交初夏但見農人耕于綠野遊客步于紅橋又見往來之人不斷仔細打聽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

新開一座茶社名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亭錫橋梁花莖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聽了暗隨眾人前往到了那裡果然景致可觀有個亭子上面設着坐位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又有新篁圍繞白玉堂到此心曠神怡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消飲意欲喝點茶再沽酒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出了亭子一看霎時天陰淋淋下起雨來因有綠樹撐空陰晴難辨白五爺以為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頗可賞雨誰知越下越大遊人俱已散盡天色已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儻然再大起來地下泥濘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爲是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用大袖將頭巾一遮順着柳樹行子冒雨

急行猛見紅牆一段却是整齊的廟宇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着慧海妙蓮菴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污只得脫下纜要收什收什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視只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裡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東只顧呼喚相公并没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角門進去五爺見此光景暗暗忖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其中必有暗昧待我來站起身來將朱履後跟一倒他拉腳兒穿上來到東角門敲戶道裡面有人麼我乃行路之人因遇雨天晚道路難行欲借寶菴避避雨務乞方便只聽裡面答道



我們這廟乃尼菴天晚不便容留男客請往別處去罷說  
完也不言語進門也不開放白玉堂聽了暗道好呀他廟  
內現有相公難道不是男客麼既可容得他如何不容我  
呢這其中必有緣故了我倒要進去看轉身來到山門索  
性把一雙朱履脫下光着襪底用手一撻衣襟飛身上墻  
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  
定方盤裡面熟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  
一段粉油的板墻也是隨墻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  
就暗暗隨來挨身而入見屋內燈光閃閃影射幽隱五爺  
却悄悄立于廳外只聽屋內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  
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歇

你們到底是何居心將吾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甚麼規矩像個甚麼體統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音說道相公不要因執這也是天緣湊合難得今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上天尚有雲行雨施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男子道你既知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爲何忘了男女授受不親呢吾對你說讀書人持躬如圭璧又道心正而後身修似這無行之事吾是大旱之雪霓想降時雨是不能的白五爺聽外聽了暗笑此公也是書癡遇見這等人道合他請甚麼書論甚麼文呢又聽一個女尼道雪霓也罷時雨也罷且請吃這杯酒男子道唔呀你要怎麼樣只聽噹啷一聲酒杯落地砸了尼咕嗔道我好意敬你酒你

爲何不識抬舉你休要咬文啞字的實告訴你說你走不能不信給你個對說看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佃臥病在牀的那不是榜樣麼男子聽了着急道如此說來你們這裡是要害人的吾要嚷了呢尼姑道你要嚷只要有人聽的見男子便噤道了弗得了他們這裡要害人呢救人吓救人白玉堂趁着喊叫連忙闖入一掀軟簾道兄台爲何如此喉急想是他們奇貨自居物抬高價了見兩個女尼嚇了一跳那人道兄台請坐他們這裡不正經了弗得的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亦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兄台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名夢蘭乃揚州青葉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裡就在前

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開步開步恐有顯詠  
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不想落下雨來  
正在躊躇承他一番好意讓吾廟中避雨吾還不肯他們  
便再三拉吾到這裡不放吾動身甚的雲咧而咧說了許  
多的混話白玉堂道這就是吾兄之過了湯牛道如何是  
吾之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接物待人理宜從權達變  
不過隨遇而安行雲流水過猶不及其病一也兄台豈不  
失于中道乎湯生搖頭道否否吾甯失于中道似這樣隨  
遇而安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請問足下安乎白玉堂道  
安湯生嗔怒道汝安則爲之吾雖死不能相從白玉堂暗  
暗讚道我再三以言試探看他頗頗正氣須當答救此人

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責備湯生以爲玉堂是個通家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句一個不過二句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滿斟了一盃笑容可掬捧至白五爺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盃合歡酒。玉堂并不推辭接過來一飲而盡却哈哈大笑那二句的見了也斟一盃近前道相公喝了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旁看了道豈有此理呀豈有此理二尼一連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二人却叫何名三句的說我叫明心二句的說我叫慧性玉堂道

明心明心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  
迷昏昏何時是了說着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却問湯  
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  
已氣的低了頭正在煩惱如今聽玉堂一問便道誰呀呀  
你還問吾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這還了得放肆豈有  
呀豈有此話未說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道哎喲喲  
疼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  
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  
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  
跪倒央告道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  
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

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  
又焉敢相犯望乞老爺饒恕湯生先前以爲玉堂是那風  
流尷尬之人毫不介意如今見他如此方知也是個正人  
君子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疼的兩淚交流  
湯生一見心中不忍却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似這等的  
賊尼理應治死湯生道慚隱之心人皆有之請放手罷了  
玉堂暗道此公孟子真熟開口不離書便道明日務要問  
明周生家住那裡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  
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愿情愿再也不敢阻留了老  
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五爺道便宜了你等後  
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辨說罷一

鬆手兩個尼姑扎煞兩隻手猶如卸了拐子的一般跟踉踉跄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甬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忽見軟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着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提着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着湯生道相公爲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若非遇見這位老翁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既認着了你主僕快些回去罷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罷湯生一抬腿道吾這裡穿着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裡來的呢怎麼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雙一樣呢白玉堂道不用猶疑那雙鞋是我的不信你看說畢將脚一抬果然光着襪底兒呢小童只得將鞋放下湯生告別主僕去了未知



大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尊兄請了大漢道請了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敢小弟姓白名玉堂大漢道哎哟莫非大關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草號錦毛鼠不知兄台尊姓大漢道劣兄覆姓歐陽名春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看了多時方問道如此說來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裡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

在五弟站的那理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劣兄方回身  
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  
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呢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如  
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遲想  
罷答言原來如此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  
北俠道狠好正要領教二人出了板牆院來至角門白玉  
堂暗使促俠假作遜讓托着北俠的肘後口內道請了用  
力往上一托以爲將北俠搥出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  
般再也不動分毫北俠却未介意轉一回手也托着玉堂  
肘後道五弟請白玉堂不因不由就隨着手兒出來了暗  
暗道果然力量不小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此時而過天

晴月明如洗星光朗朗時有初鼓之半北俠問道五弟到  
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爲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爲劣  
兄何事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供出  
北俠是我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  
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自五老爺是欽命了歐陽  
春妄自高攀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  
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  
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裡合而  
爲一商量商量也就完了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又  
是奉旨又是相諭多大的威風多大的瞻量本來又仗着  
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既察今

日邂逅相逢只好屈尊足下隨着白某赴京便了何必多  
言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  
你去未免貽笑于人尊駕還要三思北俠這個話雖是有  
氣還是耐着性兒提撥白玉堂的意思誰知五爺不辨輕  
重反倒氣往上撞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  
去必須較量個上下那時被擒獲休怪俺不留情分了北  
俠聽畢也就按捺不住連連說道好好好正要領教領教  
白玉堂急將花籃脫却摘了濡巾脫下朱履仍然光着襪  
底兒搶到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趕步也不  
退步却將四肢畧爲騰挪止于招架而已白五爺抖搜精  
神左一拳右一脚一步緊如一步北俠暗道我儘力讓他

他儘力的逼勒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式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身避面就是一掌北俠將身一側只用二指看進脅下輕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登時經絡閉塞呼吸不通手兒揚着落不下來腿兒邁着抽不回去腰兒哈着挺不起身軀嘴兒張着說不出話語猶如木雕泥塑一般眼前金星亂滾耳內蟬鳴不由的心中一陣惡心迷亂實實難受得狠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這比的雖是貶玉堂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北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

道怒劣兄莽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光着襪  
底呱呱哧哧竟自佯長而去白玉堂來至寓所他却不走  
前門悄悄越牆而入來至屋中白福兒見此光景不知爲  
着何事連忙遞過一杯茶來五爺道你去給我烹一碗新  
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軟簾放下進了裡間暗暗道罷了  
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  
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登着椅子就在橫眉之上拴了個  
套兒剛要脖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絛落下復又結  
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哼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  
堂不當死于此地話尙未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  
五弟你太濁了只這一句倒把白爺唬了一跳忙回身一

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籃却是平平正正上面放着一雙朱履惟恐泥汗沾了衣服又是底兒朝上玉堂見了羞的面紅過耳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也不言語便存身坐在椅棹之上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却在牕外悄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濁志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北俠就從椅傍挨入却在玉堂身後隱住就是絲絲連開三次也是北俠解的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竟未知覺于此可見北俠的本領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麼樣難道爲此事就要尋

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只好你要上弔咱們倆就搭連弔罷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話我不明白北俠道老弟你可真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府的眾朋友也只好隨着你死了罷豈不是你喪了劣兄的命了麼玉堂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絲縲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低低說道五弟你我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見來何至于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你臉上有了光彩也不想把劣兄置于何地五弟豈不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五弟不愿意的別人他就愿意麼玉堂道依



兒白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茱花村叫丁氏昆仲出頭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爲如何白王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登時裕言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吾兄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裡間來至堂屋內五爺道仁兄請了茱花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頂頭巾合泥金摺扉俱在衣服內夾着呢王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踪影白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吾十倍真不如也誰知二人說話之間白福煮了一杯茶來聽

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打簾縫一看見一人與白五爺悄悄低言白福以爲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恐一杯茶難遞只得回身又添一盞用茶盤托着兩杯茶來至裡間拾頭看時却是玉堂一人白福端着茶納問道這是甚麼朋友泥給他端了茶來他又走了我這是甚麼差使呢白玉堂已會其意便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下茶托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夾起出了屋門躡身上房仍從後面出去不多時只聽前邊丁的店門山響白福迎了出去斗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以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玉

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  
上前接過燈籠引至屋內茶尚未寒玉堂喝了一盃又吃  
了點飲食吩咐曰福于五鼓蒲馬起身上松江茱萸村去  
自已歇息暗想比俠的本領那一番的和藹氣度實然別  
人不能的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更覺周道比四哥說  
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衆目所觀既有訪請  
二字已然自餒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  
意方是萬全之策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裡常說他  
好我還不信誰知果然真好仔細想來全是我自作聰明  
的不是了他翻來復去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自福起來  
收拾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賬主僕二人上茱萸

村而來話休煩絮到了菜花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己乘馬隨後離莊門不遠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了大爺已迎接上來玉堂搶步口稱大哥久違了久違了兆蘭道賢弟一回可好彼此執手兆薰却在那邊垂手恭敬侍立也不執手口稱白五老爺到了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鴛多多有罪請老爺到寒舍待茶玉堂笑道二哥真是好頑小弟如何拒的起連忙也執了手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然後歸坐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眾朋友好又謝在京時叨擾盛情丁二爺却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華生輝柴門有慶然

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門來了還是有別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王堂臉紅了大爺忍玉堂臉上下不來連忙慙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先不說說正經的只是放嘔做其麼玉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後來到京受職就要告假前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准動身了二爺道到底是作了官的人真長了見識了惟恐我們說老爺先自說了我問五弟你縱然不能來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爲甚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王三笑道這又有一說小弟原要寫信來着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說大哥

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姻我想遲不多日就可  
見面又寫甚麼信呢彼時若真寫了信來管保二哥又說  
白老五盤開虛文假套了左右都是不是無論二哥怎麼  
怪小弟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丁二爺聽了暗道白老  
五他竟長了學問了比先前乖滑多多了且看他月下這  
宗事怎麼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也不謙讓  
就在上面坐了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飲酒中間問玉堂道  
五弟此次果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  
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  
可了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道其詳玉堂更將  
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爲此事而來丁

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蕙道既見  
過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  
道二哥差矣小弟在牛原也是如此想誰知事到頭來不  
自由方知人家之未技俱是自己之絕技慚愧的狠小弟  
輸與他了丁二爺故意詫異道豈有此理五弟焉能輸與  
他呢道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直言無隱俱  
各說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  
他呢只要隨小弟赴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蕙道如此說  
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  
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  
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讚揚叫好道好兄弟丁

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  
着了請過來相見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玉堂一看前  
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  
忙出坐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暗道  
幸虧我嘗說了不然這纔丟人呢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  
爺道此位智化禪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  
智爺之父與丁總鎮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  
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  
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敘坐北俠坐了首坐其次是智  
爺白爺又其次是丁氏弟兄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玉堂  
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丁大爺丁二爺又屬附



白王堂照應北俠大家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真是披肝  
瀝膽各明心志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更覺  
關切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  
爺一同赴京去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粧扮難叟

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  
廳上閑坐彼此悶悶不樂艾虎一傍短嘆長吁只聽智化  
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倪太守乃是爲國爲民如今反遭  
唾害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遇了賊板似這樣的忠臣義  
士負屈含冤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先  
將馬朝賢害倒刺了馬強也就不難除了丁二爺道與其

費兩番事何不一網打盡呢智化道若要一網打盡說不  
得到要作一件欺心的事生生的說在他叔姪身上使他  
賊証俱明有口難分訴所謂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  
雖想定計策只是提目大大有些難作丁大爺道大哥何  
不說出大家訂較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竊王莊者  
原屬看馬強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  
今既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何不借題發揮一來與國家  
除害二來剪却襄陽王的羽翼話雖如此說然而其中有  
四件難事丁二爺道那四件智爺道第一要皇家的緊要  
之物這也不必推諉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  
之人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詭取緊要之物回來

又要有膽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受得苦第三件我等盜了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以爲將來的真贓實犯丁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道此事小弟却能設只要有了東西小弟便能送去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第四件又是甚麼呢智化道惟有第四件最難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別的事情俱好說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敗全在此一舉此一着若是錯了滿盤俱空這個人竟難得的狠很口裡說着眼睛却瞞着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智化將眼一瞪道你小孩家懂得甚麼如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

徒弟去了有三益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頗有意思連忙說道智大哥不要攔他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艾虎道第一小姪自幼在霸王莊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那時我師父尙未到霸王莊呢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與事更覺有益這是第一益第二別人出首不如小姪出到開封府舉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却是首甚麼緣故呢俗語說的好小孩兒嘴裡討實話小姪若個小孩子作個硬証此事方是江真萬真的確無疑這是第一益第三益却没有甚麼一來爲小姪的義父二來也

不枉師父教訓一場小姪兒若借着這件事也出長出長  
大小個名兒豈不是三益麼了大爺了二爺聽了拍手  
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智化道二位賢弟  
且慢誇他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他此時只管說到了  
身臨其境見了那樣的威風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  
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有多大志畧何況又有御賜銅  
劍儻若話不投機白白的送了性命那時豈不耽誤了大  
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道師父特把弟  
子看輕了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他縱然是森羅殿  
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  
士搭救出來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劍呢兆蘭兆蕙聽

了點頭哂嘴噴噴稱羨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如若答應不來你只好隱姓埋名從此再別想出頭了艾虎嘻嘻笑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看是如何說罷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兆蘭兆蕙見他這般光景又是好笑又是愛惜只聽智爺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收三弗樓之上是小人親眼見的智爺道如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纔來出

首講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登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對答呢只見艾虎從從客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纔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冒外已罪在案別人向小人說你提防着罷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首了罪還輕些因此小人害怕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兆蕙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好對答賢姪你起來罷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丁大爺也誇道果然對答的好智大哥你也可以放心了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置方保無虞如今算起來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賢弟且開出個單兒

采丁二爺拿過筆硯鋪絨提筆智爺念道木匣子一輛大  
席箕子一個舊布被褥大小兩分鐵鑰匙黃磁大碗粗碟  
傢伙俱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童幼女俱可一名外有隨身  
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傍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  
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  
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執庫的總  
管此冠正是也管理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輕  
是動不着的爲甚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  
我們要扮做逃慌的模樣到東京安准了所在劣兄探明  
白了四執庫盜此冠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  
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背着走呢這就用着席箕子了



一邊裝上此物上用被褥遮蓋一邊叫幼女坐着人不知不覺不覺就同來了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幼女二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了大爺已然聽得跌了了二爺道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乃隨着先父在鎮時多虧了他又有膽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而且當初出過力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如有不周不備連弟等都要讓三分此人頗可去得留爺道何候過老人家理應容讓他幾分如此說來這老僧家却使得了二爺道但有一伴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寇須將馬強過惡迷說一番然後再說俛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方沒有甚麼說的也就樂從

了智爺聽了滿心歡喜卽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不多時見裴福來到雖則六旬年紀却是精神百倍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又見二官人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務必叫他坐了裴福謝坐便問呼喚老奴有何見論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欺壓良善如何霸佔田地如何搶掠婦女裴福聽了氣的似癢拳磨掌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趕打了望誤官司不定性命如何裴福聽至此便按捺不住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尙義難道仗義竟是階裡空說的麼似這樣的惡賊何不早早除却三爺道老人家不要着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

上東京走遭不知可肯去否。裴福道：「老奴也是閉在這裡，何況爲救忠臣義士，老奴更當効勞了。」智爺道：「必須耍扮作個逃荒的樣子，咱二人權作父子，還得要個小女孩兒，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智爺道：「這有甚麼呢？逢場作戲罷咧。」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久已魔着老奴，要上東京，迤去莫若就帶了他去。」智爺道：「很好，就是如此罷。」商議已定，定日起身了。大爺已按着單子預備停當，俱各放在船上，待客廳備了饌行酒席，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智爺起身了。丁氏弟兄送出莊外，瞧着上了船方

同艾虎回來智爺不辭勞苦由松江奔至鎮江再往江寧  
到了安徽過了長工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我了個幽僻  
去處換了行頭英姐伶俐非常一教便會坐在蒲篋之中  
那邊篋內裝着行李臥具挨着把的橫小篋內裝着傢伙  
額外又將鐵鍋扣在蒲篋傍邊用繩子拴好裴福踉絆推  
車智爺背繩拉緯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便  
將小車兒放下智爺趕着人要錢口內還說老的老小的  
小年景兒不濟實在的沒有營生你老幫幫裴福却在  
車子傍邊一蹲也說道眾位爺們可憐敝傭們不是久廣  
要錢的那不是行好呢英姐在車上也不閉着酸意揉着  
眼兒道怪餓的俺雨天沒吃麻兒呖口裡雖然說着他却

偷着眼兒瞧熱鬧鬼真正三個人粧了個活脫兒在路也  
不敢耽擱一日到了東京白晝問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  
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裡擱  
不住吓麼早兒推開裴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裡推吓官  
人道我管你吓你受往那裡推就往那裡推傍邊一人道  
何苦吓那不是行好呢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那裡也解  
靜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若頭子你嫌那不是鼓樓麼過  
了鼓樓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那裡去好裴福謝了智爺  
此時還趕看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吓你不用跑了咱走  
罷智爺止步問道爹爹吓咱往那去裴福道沒有聽見那  
位太爺說呀咱上黃亭子那行行見去智爺聽了將絛繩

皆在肩頭拉着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  
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將英姐抱下來也教他跑跑  
活動活動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來就在黃亭子  
台階上鋪下英姐困了叫他先睡智爺與裴福那裡睡的  
着一個是心中有事一個有了年紀到了夜靜更深裴福  
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至此地可有甚麼主意智爺道今  
日且過一夜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着  
只聽那邊噹噹噹聲響唬原來是巡更的二人智爺與  
裴福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甚麼那裡來的小  
更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地  
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裡說着話打着鐘往那邊去了

智爺見他們去了又在簪篋裡面揭開底屜拿出些細軟飲食與裴福二人吃了方和衣而卧到了次日紅日尙未東昇見一羣人肩頭担着鐵鑊銀頭又有抬着大筐籠檣說說笑笑順着黃亭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行個好罷太爺們拾個錢罷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解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嗎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夥子甚麼幹不得却羊背朝下合人要錢也是個沒出息的又聽有人說道到不是沒出息兒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贅了你瞧他這個身量兒管保有一膀子好活等我合他商量商量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猴猴

話說智爺正向眾人討錢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行大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恰好做活的人不敷用孤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夥計你姓甚麼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賢姓王大道好咱們是當家子我也姓王有一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了我去做活呢一天三頓飯額外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愿意不愿意智爺心中暗喜尚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敢則好甚麼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饱了就完了王大把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爹王大道算了罷算了罷你



不用說了我的怯哥哥對着裴福道告訴你皇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願意叫你兒子去智爺道爹吓你老怎麼樣呢裴福道你只管幹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也就段吃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饅饅餅子也就段他們爺兒倆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們着咱就走王大便帶了他奔紫禁城而來一路上這些做工的人欺負他是怯坎見這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這個說你替我抗着這六把鋤智爺道使得接過來抗在肩頭那個叫王第二的智爺道怎麼那個說你替我抗着這五把鋤頭智爺道使得接過來也抗在肩頭大家定狀子你也

叫抗我也叫抗不多時智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鈹飯頭也  
一撥王大猛然回頭一看發話道你們這是怎麼說呢我  
好容易找了個人來你們就欺負趕到明兒你們擰跑了  
他這圖甚麼呢也沒見王第二的 you 這麼傻這堆的把箇  
袋那夾起來了這是甚麼樣兒呢智爺道抗抗罷咧怕賄  
的說的眾人都笑了纔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一時來  
到紫禁門王頭兒遞了腰牌註了人數按名點進到了御  
河大家按檔見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鈹撮的比人多腳  
的比人遠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智爺道甚  
麼傍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挖麼的淺  
咧做的慢咧傍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銀我兩銀也不能那

樣樣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  
 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贖你要這們做還能吃的甚麼  
 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  
 了他能不給護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傍邊  
 人道是了來能你先幫着我撥皮破智爺道俺就替你撮  
 撮哈下腰替那人正撮時只見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智  
 爺道怎麼王大道上來罷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椰子響  
 嗎智爺道沒太理會怎麼剛做活就吃飯呀王大道我告  
 訴你每逢椰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二節鐘就該做活了  
 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是了俺知道了王大帝到吃  
 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果然盛了飯大口小口的

吃了個噴鼻兒香細想智爺他乃公子出身如何吃過這  
樣的糲糊淡飯做過這樣的辛苦活計只因他爲了忠臣  
義士齋粗至此也就說不得了再者有造化之人自有另  
外的福氣雖然是粗糲淡飯他吃着也如同珍饈美味王  
大在傍見他盡吃空飯便告訴他道王第二的你怎麼不  
吃鹹菜呢智爺道怎麼還吃那行行見不創工錢吓王大  
道你只管吃那不是賣的智爺道俺不知道呢敢則也是  
白吃的哼有鹹菜吃的更香一天三頓皆是如此到晚散  
工時王頭見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一人給錢一分賀  
化隨着衆人回到黃亭子拿着六十錢見了裴福道爹吓  
俺回來了給你這個短三大就是二百錢裴福道吃了三

頓頓還得錢真是造化咧王頭道明早找還從此過你仍  
跟了我去智爺道是咧裴福道叫你老分心你老行好得  
好罷王頭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智爺又問道今日如何  
乞討裴福告訴他今日此昨日容易多了見你不在跟前  
都可憐我們施捨的多彼此歡喜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  
計議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探明了四執庫便可  
動手了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着進內做活到了  
吃晌飯時吃完了畧畧歇息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  
智化不知爲着何事左右留神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  
面望上觀瞻智爺也湊了過去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  
小猴兒頂帶鎖鍊在樹上跳躍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急

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麼好算了罷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嚷的裡頭聽見了叫咱家担不是叫主子瞧見了那纔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麼好呢智爺瞧着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嗎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別呀你就只做你的活就完咧多管甚麼閑事呢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再者儻或摔了那裡呢全不是頑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你也別呀咱家待你灑好兒的這個哆許池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甚麼呢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你要是這麼着你這頭兒也就隄防着罷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倒耽誤事內

相道跑了就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支使他罷我不管了內相對智化道夥計咱家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智爺道俺不會上樹吓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如何全是你鬧的他立刻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夫咧王頭兒聽了着急連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不然晚上我的鐵鍬鏟頭不定丟多少我怎麼交的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下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你老不要見怪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智爺原因挖河光着腳兒穿着雙大曳拔鞞鞋來到樹下將鞞鞋脫下光着腳兒雙手一摸樹身把兩腿一拳哧哧哧猶如

上回的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他連躡帶跳已到樹杪之上智爺且不管他我個大杈杈坐下明是歇息却暗暗的四下裡看了方向衆人不知用意却說道這可難拿了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如何禁得住人呢王頭兒捏着兩把汗又怕拿不住猴兒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連忙攔說衆位賺就是了莫亂說越說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攔之再三衆人方壓靜了智爺在上面見猴子蹲在樹稍他却端詳見有個斜槎呀他便奔到斜枝上面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衆人下面瞧着個個耽驚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他將腳了兒慢慢的一抬穀着搭拉的鎖鍊兒將指頭一扎煞攏住鎖鍊又



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做個兜兒脚指一拳往下一沉猴子在上面蹲不住咕啾咕啾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掉在氈帽裡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就用鎖練細好啣在口內兩手倒把順流而下毫不費力眾人無不場采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眉開眼笑道叫你受之了你貴姓吓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盪碗茶罷智爺接過來一看道這是嗎行行兒王頭道這是銀鏤兒智爺道要他幹嗎耶王頭兒道這一個換得出錢來智爺道怎麼這鉛塊兒也換的出錢來內相聽了笑道真是怯條子那不是鉛是銀子那值好幾

吊錢呢。又對王頭兒道：咱家看他真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我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一盃呢。王頭兒道：老爺吩付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酒喝，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梯，就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着猴子去了。這裡衆人仍然做活，到了散工，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智化又裝傻道：爹吓咱有了銀子，咧治他二畝地，蓋他幾間房子，買他兩隻牛。咧王頭兒忙攔住道：穀了穀了，罷你這二兩來的銀子，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沒見過世面，治二畝地，幾間房子，還要

買牛咧買鹽的統共攏兒數買個草鹽旦子的盡攪麼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智爺道是了俺在這裡恭候王頭道是不是剛吃了兩天飽飯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立刻就撇起京腔來了你又恭候咧說笑着就去了到了次日一同進城呂爺仍然拿了鐵琫要做活去王頭道王第二的你且擱下那個智爺道怎麼你不叫俺奏了王頭道道是甚麼話誰不叫你奏了連前兒個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你這裡來看堆兒罷智爺道俺看着這個不做活也給飯吃耶王頭道照舊吃飯仍然給錢智爺道這到好了任嗎兒不幹吃飽了竟得賺還給錢兒這倒是鐘鼓樓上雀兒成了樂鴿子了王頭道是不是又鬧起怯燕兒

孤來了我告訴你說道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  
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  
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着一個金絲蟻就上面嵌着寶石  
番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  
早就來了內相道今日甚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看堆兒  
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做活一來叫我瞧瞧  
二來給你送點心你白嘴嘴智爺接過盒子道這挺硬的  
怎麼吃耶內相哈哈笑道你真嘔人你倒底打開呀誰叫  
你吃盒子呢智爺方打開盒子見裡面皆是細巧炸食拿  
起來攪了攪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動也不動將盒蓋  
兒蓋上內相道你爲甚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爹這樣好

東西俺拿回去給相爹吃去內相此時聽了笑差點頭兒道借爹不借爹的倒不挑你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既是這樣連盒子先擱着少時咱家再來取到了午間只見昨日去猴兒的內相帶着送吃長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頭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爲你僧家聽說你叫王第二的看堆兒狼好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甚麼呢又叫老爺費心連忙謝了內相道甚麼話呢說給你喝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王第二的呢王頭兒道他在那裡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第二的智爺道做嗎耶俺這裡看堆兒呢王頭兒道你這裡來罷那些東西不用看着丟不了智爺過來內

相道聽說你狠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智爺道在那裡放着沒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去智爺到那裡拿了盒子隨着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偕家姓張見你灑好的偕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你拿回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裡的你吃了罷小內相打開盒子叫他拿衣襟兜着吃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的前仰後合道你呀怯的都不怯了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嗎竟會拿着這個當大廟要是大廟豈止短戲臺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嗎智爺道那邊不是旗桿嗎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智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

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笑道甚麼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嗎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執庫智爺道這是四執庫內相說哦智爺道俺瞧着這房子全是蓋的四值吓並無有歪的呀怎應單說他四值呢內相笑道那是單的名兒不是蓋的四值你瞧那邊是緞疋庫這邊是籌備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甚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烟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了道你真嘔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匣子去罷偕家也要進宮去了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攜了匣子回

來到了晚間散工來至黃亭子見了裴福又是歡喜又是  
担驚及至天交二鼓智爺紫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別了裴  
福一直竟奔內苑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